

绕出一条路

□罗传明

从小区大门出发,疾走一段上坡路,擦肩而过的全是匆匆上班的人们,我略感疲惫。这一段路像极了顶端尖角为钝角的三角形左边。而右边,则是攀登山顶之后那段悠长悠长的下坡路。

早上出门疾走,是我多年来对这个行为形成的某种奇怪的依赖,而不是赖床需要赶时间。赖床没有经过预设,来得自然而然,就是在闹铃响起或自然醒来后翻过身继续与枕头缠绵十来分钟,结束时仍意犹未尽。磨磨蹭蹭下床,不紧不慢处理杂事。与上班应做之事比较起来,则生成为自责状态后的心理逆袭,冲出家门便有一种决绝蔓延全身,果断地选择疾走快行,也就是鞭策身体的最佳方式了。

气喘吁吁、背部微热,脸也浸得微红。其乐融融的红色会蛊惑我的精神,提振士气告诫自己要打起精神拥抱世界,这些伟大的正能量都是体内可爱的红血球带来的。用温度和热情勾连世界,融化在这个世界里,脚步开始变得轻快起来。我、空气、晨曦或薄雾,少年聚集的青春学校……总之我们是世间所有的一部分,我们亲密无间密不可分。

穿越森林公园是下坡路的高潮。树木枝繁叶茂旁枝斜处葳蕤自在,腐殖土壤自带养分不用培育。风不在的日子,那些干净的气体储存在繁茂的灌木中,顺着各种缝隙漫出来,隔开大地和天空的亲密,芳香一片。我的肺活量太大需要更多的氧气,从鼻翼翕动开始到情不自禁加大呼吸量来满足肺里的需要或者干脆完成置换,那一刻,接近昏厥的状态令全身爽快无比。

其时,我已越过隧道的背部,脚下沉闷的汽车轰鸣和颤抖,已渐行渐远。

公交车站是城市交通密密匝匝的脚。就在这里,公交车会戛然而止坚定地打开门上下乘客。这个站上车的人不多。但车内基本没有空隙,站在门边的人会本能的侧一下身。前门不可进入,遂转后门。我伸出长长的手臂,抓着车门立柱,挤是挤上去了。混迹人群中的我缩了一下身子,腿站得笔直身体微微倾斜,轻轻拍一下隔着的人——无论男女老幼,把公交卡递过去,我面色不改我们心照不宣地在一递一接中达成了合意,他会继续往前走,站在刷卡器面前的那个人会帮你刷卡,卡原路返回。小声说一句谢谢,没有人理会。这一刻,露出了新手的怯,却已融入个体与群体的共生关系中。

刚上车总感觉挤得慌,在磕磕绊绊中,我们被筛匀,悄然达成人与人的契合。坐的次数多了,身上渗出老手的气息,呼吸也在既定的节拍中变得顺畅起来。

新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把生活中的荒诞与意外搅乱了。重庆巴南妇女向四个幼儿开刀,万州大巴离奇坠江,李咏默默离世,金庸与世长辞。公交车上也有不合节拍的声音。一个女声在抱怨:前面也挤,这么大岁数了还往前拱,有意思吗?立刻一个厚重的女声回应:后面挤,我哪个整?好像自己受欺负了似的,补了一刀:我岁数是大,我也是一天天过来的,你能不能过那么多天还不一定呢。没有回声。最后这句话太拽,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呢?车里的人瞬间安静了,难得有个机会思考哲学问题。

我很少走夹角所对的边这条路,距离不足千米,不足以我每天需要付出的热量买单。走这条路,就是赶路。绕出的这条路,似乎从地心凝聚出撩人的力量,这天天,转运着我赶往赚钱养家的终点。

实实在在



赵宾,女,1970年生,网名“凿冰煮雪”。通州区中医院内科医生,曾经的文青一枚。从医20余年,感悟颇多,常思述之与人,言之不尽泄于笔端。把自己所思所想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和朋友们分享快乐,分担忧伤。

南江观红叶

南江的红叶据说还没红透,待满山红遍时,又是摩肩的人头,接踵的拥挤,想着都犯怵。于是,3家儿大离巢的同学一拍即合,趁着宾馆餐饮还未涨价,周末出发前往光雾山。

一路上车辆稀少,一定是国庆长假后的休整和清晨时的几点小雨,阻止了人们的出行。也是,不少人的选择,是根据他人评判而非自我,这未成熟的红,自然比不上连绵不断、万山红遍的气势,但能清静的游玩却是我们一行的目的。

抵近景区大门,呈现在眼前一片深深浅浅的红色,“好漂亮,真的假的哟?”现今社会的各种虚假让我们怀疑是仿真的红叶。下车接近这些顶着红色叶片的枫树(一说槭树),直接开始怀疑“绿色植物”的定义。

几个女人大呼小叫的表达惊喜,开涮那位早起看下雨准备放弃出行的男同胞。整个广场寥寥数人,允许着我们这个年龄,在单位上持重端庄5天后,轻松放纵地无拘无束。

写好住宿已是黄昏,明天40公里外的香炉山,才是此行的重点,现在先在山脚随处溜溜。沿着一条公路步行,只有我们几人,整座山空旷幽远、寒风瑟瑟,此时都属于我们,从未有过的宠幸,让我们激动兴奋。

走得稍远,便见一条淙淙小河,两边山脉连连,骨感的山峰被树木覆盖,变得温柔,它们正从夏天的绿,漫过初秋的黄,度到深秋的红,如同画家正在着色的作品,一笔一笔涂抹。

行至一开阔处,大片枯黄草地的远端,连绵几座峰形优美的山峦,色泽以黄居多,次之绿色,少许红色,都是深浅不一的交错渗透,煞是美丽动人。就有生长于南江的文科生,在意荡词穷之际,一反平素的文雅,冒出句:“狗日的,太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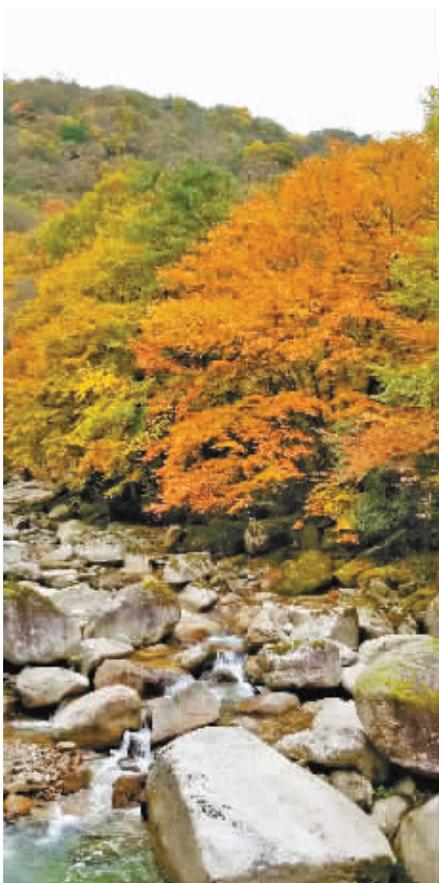
瞬间笑爆了。有一个经典段子,看到落日余晖,有文化的称:“秋水共长天一色”,没文化的称:“卧槽,好漂亮”。所以,如果你实在想不起“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至少可以用成语“层林尽染”吧,然而就是这样直截了当的表达,给了我们一路的笑点,每到佳景处,必感叹:“狗日的,太美了。”

第二天,一行人统一早起,为了争取香炉山颜值的占有率。准备不充分,山上气温太低,好在朋友多带了一件衣服,长长短短地套在身上,山中已经有少数游客。

沿路攀登,光雾山的雾名副其实,远处的山峰都在浓雾中,连轮廓都模糊,只看到路边树木,红红黄黄绿绿,竞争似的在一棵棵、甚至一片叶上,都在雾气中湿漉漉的。山上的红不只是树叶,连地上的小草也帮着造势,红黄绿的忙忙碌碌。

一些枝干曲折盘旋的树木,如同人为制造的盆景,端端正正立在悬崖边缘,有人说是因为常年的山风,使它们弯曲向上,便长成这样令人惊叹的姿势,顽强而美丽。

人声渐多,山上的雾散去一些,远处的山峰显



露出来。和山下看到的美丽其实如出一辙,只是鸟眼俯瞰,便有了居高临下的气度,连绵不断的图画色泽更浓艳、更丰富,于是人气指数飙升,耳中是此起彼伏的惊叹。

另一路人和我们并行,由南江本地人当向导,本地人毫不掩饰的自我陶醉,看到一处佳景,重音发声、先降后升,韵味十足地“哼”了一声:“哼,狗日的,这才好看哪。”原来,这是南江人情不自禁的夸赞,淋漓尽致的称颂。

光雾山景区面积宽广、大气磅礴,时间有限好几个景点来不及观赏。不得不说说黑熊沟笔直的落叶松和天然画廊高大的青桐木,前者针状叶枝细小,后者乔木叶枝宽阔,都是仰望到掉帽子的高度,它们在秋天的金黄,更是助威红叶美的力量。自然三原色,红黄青,从来红黄都是最紧密的联系。

南江的红叶还未到最盛时刻,此时的美已经铺开,想来极致的美丽,是群山红遍、落叶缤纷、万人瞩目的震撼。只是酒至微醺花赏半开,天时、地利、人和,各自喜欢便好。

丝巾中的风情

□孙荔

秋天来了,丝巾也来了,丝巾是开在女人颈上的花朵,这花朵是属于秋天的。

喜爱丝巾,因为丝巾有一种飘逸的美,让女人变得妩媚、温婉富有韵致。奥黛丽·赫本说:“当我戴上丝巾的时候,我从没有那样明确地感受到我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丝巾,是女人对美好生活的最好诠释。

总觉得丝巾是女人的化妆品,随心所欲系于颈间,女性的柔婉风情飘然而出。女人如花,颈上斜斜系着小小的丝巾,仿若跳动的花朵中闪烁的花蕊;长丝巾飘在胸前,漫不经心间,你的气质就缓缓地走出来。走在街上,一个个俏丽的女子,加上五彩缤纷的丝巾,是街头一道靓丽的风景。

我喜欢收藏各种颜色质地的丝巾,如同存放花样心情,闲来无事时,将丝巾在床上——一铺开,手里摩挲着丝质的柔软润滑,如水似雾,在身上来回比划,心底就像开满一池清亮的睡莲。我发现,丝巾颇有灵性,可以随意在身上铺张的,无一定规,完全随己所愿,一条条丝巾是华美的诗句,花一般明艳,深知我与它缘分已定。

从前,巷里的女人们闲居多暇,看看猫儿打架,聊聊旧时月色。适逢初秋,雨冷、酒暖、书香,

展开三尺锦布,一番姹紫嫣红,寒天装扮这丝巾,皆一身春气矣!

丝巾是女人飘动的情绪,总在不经意间轻轻流露,心情低落时配上色彩艳丽的丝巾,抖擻不少精神,心绪掩饰得毫无痕迹,谜一般的女人,是最吸引人的。丝巾一被缠绕,便有魔术般的魅力,丝巾天天换着,像男人精心换着的领带,使女性多了一份柔和的气质。

朋友从法国归来,捎来一份礼物,火柴盒般大小,打开,一团雾从里面飘出来,才发现是一条精致的丝巾,展开毫无褶皱,不由暗暗赞叹,更震撼的是,随意变化的几种曲线条纹组成胭脂红、玫瑰红、淡红、烟红、桔红、暗红……色与色之间过渡流畅,让人仿佛感受到了塞纳河上的晨雾。如今朋友已去,只有那条丝巾在我的视线里飘扬,只知昼夜,不知岁月,寂寞伴行。

喜欢丝巾,喜欢这种婉转鲜亮的心意,梦就会生长。丝巾充满创意,飘动时是妩媚的眼神,静止时是温柔的心事。

无论何时,即使没有丝巾,有一颗因丝巾而美丽的心境也是美丽的。